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14 •



---

# 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14 ·

哲學·宗教類

新理學  
新事論  
新世訓  
新原人  
新原道  
新知言

馮友蘭著  
馮友蘭著  
馮友蘭著  
馮友蘭著  
馮友蘭著  
馮友蘭著

上海書店

---

---

馮友蘭著

新  
世  
訓

---

新世訓

四十一元

(外埠另加郵費)

著者 馮友蘭

發行所 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 
不准印

## 自序

承百代之流，而會乎當今之變。好學深思之士，心知其故，烏能已於言哉？事變以來，已寫三書。曰新理學，講純粹哲學。曰新事論，談文化社會問題。曰新世訓，論生活方法，卽此是也。書雖三分，義則一貫。所謂「天人之際」，「內聖外王之道」也。合名曰貞元三書。貞元者，紀時也。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，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。我國家民族方建震古鑠今之大業，譬之築室，此三書者，或能爲其壁間之一磚一石歟？是所望也。民國二十九年二月舊曆元旦，馮友蘭序於昆明。

緒論.....一

第一篇 尊理性.....一七

第二篇 行忠恕.....三

第三篇 爲無爲.....五

第四篇 道中庸.....八

第五篇 守沖謙.....一〇一

第六篇 調情理.....一三

第七篇 致中和.....一四

第八篇 勵勤儉.....一五

第九篇 存誠敬.....一七〇

第十篇 應帝王.....一八〇

## 目

## 錄

## 緒論

我們的這部書一名爲：生活方法新論。人都生活，其生活必多少依照一種規律。猶之乎人都思想，其思想必多少依照一種規律。一種規律，爲人的思想所必多少依照者，即是邏輯底規律。這規律並不是人所規定，以硬加於人的思想者，而是一種本然底規律，爲人的思想所本須多少依照而不可逃者。所以在未有人講邏輯學之先，人的思想本來都多少依照邏輯底規律，人的正確底思想，本來都依照邏輯底規律。邏輯學並不能創造邏輯底規律，以使人必從。它不過發現了這些規律，而將其指示出來，叫人於明白了這些規律之後，可以有意识地依照着思想，使其思想，本來多少依照這些規律者，現在或能完全依照之。如能完全依照之，則其思想即可完全正確。因此邏輯學可以教人如何思想。就其可以教人如何思想說，它所講底一部分是所謂思想方法。因其所講底一部分是所謂思想方法，所以它亦屬於所謂方法論。

人的生活也有其本然底規律，任何人都必多少依照它，方能够生活。例如在人的生活物質方面，無論古今中外，人都必須於每日相當時間內喫飯，相當時間內睡覺。在這一方面，有本然底規律，人必多少都依照這些規律。完全不依照之者，必準死無疑。完全依照之者，必有完全地健康底身體。不過人的生活這方面，並不是我們討論所及。我們於此所謂生活或人的生活，是就人的生活的精神底或社會底方面說。在這方面，亦有些本然底規律，爲人所都多少必依照者。例如「言而有信」是人的社會底生活，所多少必依照底規律。無論古今中外，固然很少人能完全依照此規律，但亦沒有人能完全不依照此規律。騙子是最不講信底了。但他不講信，只限於他作他的騙子工作的時候。除此之外，他如應許他的房東每月付房租，他亦須付房租，他如應許他的聽差每月付工資，他亦須付工資。他的騙子工作，只於某一時爲之。如果他於任何時皆騙，他所說底任何話皆不算話，這個人是不能一刻在社會中生活。此即等於說，他不能一刻生活，因爲沒有人能離開社會生活。

這些本然底規律，是人所都多少依照底，但人不必皆明白這些規律，所以其依照



之不必皆是有意慮。我們亦須要有一門學問發現這些規律，將其指示出來，叫人可以有意识地依照着生活，使其生活本來多少依照這些規律者，或能完全依照之。這門學問，可以教人如何生活，所以它所講者可以說是生活方法。我們的這部書即打算講這門學問。

我們於以上所說關於生活方法底意思，中庸已大概說過。我們所說人的生活所依照底本然規律，中庸名之曰道。這個道是人本來即多少照着行，而且不得不多少照着行底。所以說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可離非道也。」凡人可以照着行，可以不照着行者，一定不是人的生活所依照底規律。不過人雖都多少照着遵行，而卻非個個人都知他是照着道行，而道的完全底意義，更非個個人所能皆知，所以中庸說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人雖都多少照着道行，但完全照着道行，卻不是容易底，人對於道雖多少都有點知識，但對於道底完全底知識，卻不是容易得到底。所以說：「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邏輯學所講底思想方法，亦是如此。個個人都多少照着邏輯底規律思想，如其不然，他的思想即不能成爲思想。但是完全照着邏輯底規律思想，卻是很不容易底。個個人對於邏輯底規律，都多少有所知。我們常聽人辯論，這個人說：「你錯了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你錯了。」我如說：「凡人都有死，我是人，我可以不死，」無論什麼人，都知道我是胡說八道。這可見，無論什麼人，對於邏輯底規律，都多少有所知。不過對於邏輯規律底完全底知識，卻不是容易得到底。在現代哲學裏，人對於邏輯規律底知識，進步最大，但我們還不能說，我們對於邏輯底規律，已有完全底知識。

關於生活方法，古人所講已很多。宋明道學家所講尤多。我們常說宋明道學家是哲學家，但是嚴格地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講大部分不是哲學。他們講得最多者，是所謂「爲學之方。」在有些方面，「爲學之方，」即是生活方法。關於生活方法，古人所講，雖已很多，但我們所講，亦有與古人不盡同之處，因此我們稱我們這部書爲生活方法「新論。」

所謂新論之新，又在何處呢？還可以分幾點說。就第一點說，生活方法，必須是不違

反道德底規律底。（其所以我們於以下第一篇另有詳說。）道德底規律，有些是隨著社會之有而有者，有些是隨著某種社會之有而有者。例如所謂五常，仁義禮智信，是隨著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。這一點我們於新理學中已經說過。如忠孝，照其原來底意義，是隨著以家爲本位底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。這一點我們於新事論中已經說過。因在道德底規律上有這些分別，所以一個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，一部分可以隨其社會所行底道德規律之變而變。一種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與別種社會內底人的，可以不盡相同。不過這些分別，前人沒有看出，所以他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有些是在某種社會內底人的生活方法，而不是人的生活方法。現在我們打算講人的生活方法，所以與他們所講，有些不同。在這一點，新邏輯學與舊邏輯學的分別，亦可以作一個比喻。亞力士多德的邏輯學所講底，有些固然是邏輯底規律，但有些只是隨著希臘言語而有底命題形式。所以他所講底，有些不是真正底邏輯底規律。新邏輯學則超出各種言語的範圍而講純邏輯底規律。不過雖是如此，新邏輯學還是繼承舊邏輯學。我們的「新論」在一方面雖與宋明道學家的「舊論」不同，但一方面亦是繼承宋明道學

## 家的「舊論」

就第二點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謂「爲學之方」完全是道德底，而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則雖不違反道德底規律，而可以是非道德底。在以前底人的許多「講道德，說仁義」底話裏，我們可以看出來，他們所講所說者，大致可以分爲三類。一類是：道德底規律，爲任何社會所皆需要者。例如仁義禮智信等。一類是：道德底規律，爲某種社會所需要者，如忠孝等。另外一類是：不違反道德底規律底生活方法，如勤儉等。說這些生活方法，是不違反道德底規律底，是說，它雖不必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，但亦消極地不違反道德底規律。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者，是道德底；積極地違反道德底規律者，是不道德底。雖不積極地合乎道德底規律，而亦不積極地違反道德底規律者，是非道德底。用這些話說，這些生活方法，雖不違反道德底規律，但不一定是道德底。說它不一定是道德底，並不是說它是不道德底，而是說它是非道德底。

宋明道學家以爲人的一舉一動，以及一思一念，都必須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。從前有些人用宋明道學家所謂工夫者，自立一「功過格」。一行動或是一思念，皆須判

定其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。是道德底者是功；是不道德底者是過。有一功則於功過格上作一白圈。有一過則於功過格上作一黑點。人於初用此工夫時，每日所記，大概滿紙都是黑點，到後來則白圈漸多，而黑點漸少。這亦是個使人遷善改過的法子，不過其弊使人多至於板滯迂闊，不近人情。朱子小學謂柳公綽妻韓氏，家法嚴肅儉約，歸柳氏三年，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。韓氏固尙不知有宋明道學家所謂工夫，但朱子於小學「善行」中舉此，則亦希望人有此「善行」也。朱子小學一書，自謂是個「做人的樣子」。其中所舉底「樣子」，全是道德底樣子。我們以爲人的行爲或思念，不一定都可分爲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。所以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在有些方面，亦可以是非道德底。

就第三點說，宋明道學家所講，有些雖亦是人的生活所依照底規律，人的生活方法，但他們所講，若不與我們眼前所見底生活中底事，联接起來，則在我們的心目中，就成了些死底教訓，沒有活底意義。因之他們所講底那些規律，那些方法，在我們心目中，就成了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。這種情形，可以說是向來即有底，不只現在如此。自宋明以來，當道學家中沒有大師，而只有念語錄，寫功過格底人的時候，這些人即只講些

死底教訓，只講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。所以這些人常被入稱爲迂腐。這兩個字底考語，加到這些人身上，實是最妥當不過底。他們只講些死底教訓，所以謂之腐。他們只講些似乎不能應用底公式，所以謂之迂。我們現在底生活環境，與宋明道學家所有者又大不相同。在我們的生活，中，新事甚多。所以有些生活方法，雖已是宋明道學家所已講者，但我們必以眼前所見底事爲例證，而與以新底說法。這種新底說法，即是所謂「新論」。

就第四點說，所謂生活方法，如其是生活方法，則必是每個人所本來即多少依照之者。這一點雖古人亦有見到者，但專念語錄，寫功過格底人，多板起面孔，以希聖希賢自居，好像他們是社會中特別底一種人，他們所作底事，是社會中特別底一種事。邵康節說：「聖人，人之至者也。」一個最完全底人，即是聖人，我們可以說，能完全照着生活方法，生活下去底人，即是聖人。所以希聖希賢，亦是我們所主張者。不過學聖人並不是社會中一種特別底職業，天下亦沒有職業底聖人。這一點本是宋明道學家所主張者，不過他們的語錄中，有時不免有與此相反底空氣，而念語錄底人，更於社會中造成

這種空氣。所以有些生活方法，雖爲宋明道學家所已講者，但爲掃除這種空氣起見，我們仍須與以新底說法。這新底說法，卽是所謂「新論」。

就第五點說，佛家所謂聖人，是達到一種境界底人。此種底聖人，可以說是靜底。如佛像皆是閉目冥想，靜坐不動者。宋明道學家本來反對此種靜底聖人。他們的聖人，是要於生活中，卽所謂人倫日用中成就者。不過他們於說聖人時，亦太注重於聖人所達到底一種境界，所以他們的聖人，亦可以說是靜底。他們注重所謂氣象。朱子論語注引程子曰：「凡看論語，非但欲理會文字，須要識得聖賢氣象。」朱子近思錄觀聖賢篇引明道云：「仲尼，元氣也。顏子，春生也。孟子，并秋殺盡見。仲尼，天地也。顏子，和風慶雲也。盡子，泰山巖巖之氣象也。觀其言，皆可見之矣。」這都是注重聖人所到之境界。因爲他們所注重者，是最後底一種境界，故他們以爲，一人在到此境界以前底活動都是「學」，「都似乎是一種手段。論語」如有所立卓爾，「朱子集注引程子曰：「到此地位功夫尤難，直是峻絕，又大段著力不得。」宋明道學家所謂「學」，皆此所謂功夫也。所謂功夫者，卽所以達某種地位之手段也。我們於此書說聖人時，我們所注意者，不是一種境界，

而是一種生活。換句話說，凡是能完全照生活方法生活者，都是聖人。所以我們所謂聖人的意義是動底，不是靜底。我們所注重底是此種生活，此種生活是生活，不是「學」。此種生活的方法是生活方法，不是「爲學之方」。

或可說論語「如有所立卓爾」朱子集注引吳氏曰：「所謂卓爾，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，非所謂竊冥昏默者。」對於程子所謂「大段著力不得」朱子語錄云：「所以著力不得，像聖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了。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，便是思勉了。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。今日勉之，明日勉之，勉而至於不勉。今日思之，明日思之，思而至於不思。自生而至熟。正如寫字一般。會寫底固是會，初寫底須學他寫。今日寫，明日寫，自生而至熟，自然寫得。」由此所說，則宋明道學家所謂聖人，正是能照生活方法生活者。所謂日用行事之間，正指日常生活說。照生活方法以生活，有生有熟。生者，須要相當底努力，始能照之生活。如此者謂之賢人。熟者不必用力而自然照之生活，如此者謂之聖人。我們如果常能照生活方法生活，自生至熟。熟則即到宋明道學家所謂聖人的地位矣。由此方面說，則宋明道學家所說爲學之方，亦不見得與我們所謂生活方法有大不同處。



照我們的看法，照我們所謂生活方法生活下去，固亦可得到宋明道學家所說某種熟生活，但我們生活下去是爲生活而生活，並不是爲某種底熟生活而生活。爲某種熟生活而生活，則達到此目的以前底生活，皆成爲「學」，皆成爲手段。用我們的所謂生活方法而生活下去，雖亦可得到宋明道學家所謂某種底熟生活，但我們既爲生活而生活，則在得到某種熟生活以前底生活，仍是生活，不是學，不是手段。以寫字爲例，我們寫字，寫得久了，自然由生而熟。但我們如爲寫熟字而寫字，則能寫熟字以前底寫字，均是「學」。均是手段。我們如爲寫字而寫字，則能寫熟字以前底寫字，亦是寫字，不是「學」。不是手段。因此我們所講底生活方法，又有與宋明道學家所講不同之處，所以我們所講，可謂爲「新論」。

就上所述第一第二點說，我們的新論，如不够新，則必失之拘。就上所述第三第四點說，我們的新論，如不够新，則必失之迂，失之腐，或失之怪。拘，迂，腐，怪，是舊日講道學者，或行道學家的工夫者，所最易犯底毛病。爲去除這些毛病，所以我們於許多舊論之外，